

# 殷墟考古90周年:穿越三千年历史的传奇

文/新华社记者 刘雅鸣 桂娟 李文哲

它的第一次发掘,被视为“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”;它是中国连续发掘时间最长、清理遗迹最多、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古遗址;它是中国首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中国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,世界文化遗产……它,叫殷墟。

今年是殷墟考古90周年。作为中国20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之首,殷墟价值之大、地位之高、意义之重不言而喻。

81岁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说:“就考古学而言,没有哪处遗址的重要性超过殷墟。”



屯村一带为商代晚期都邑。

小屯,这个普通村庄从此声名鹊起。

新中国成立伊始,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立即派人,恢复因战火而中断了十几年的殷墟发掘,掀开了殷墟考古的新篇章。工作重点也从小屯扩大到了其他区域,大量刻辞甲骨、手工业作坊、防御沟、家族墓地、“四合院式”宫殿建筑等相继发现,大大丰富了殷墟文化的内涵。以小屯为中心,一个个新地名不断出现在考古报告里。

今天所说的殷墟,横跨洹水南北两岸及其附近的20多个自然村落,面积约30平方公里。

新一代殷墟考古人将目光转向了对商代社会细节的研究。比如从动、植物遗存看当时的自然环境,使用锶同位素技术研究殷墟的人口构成等。

殷墟,得以更加细致入微的“还原”:商代晚期,随着人口增加,城市规模不断扩大,有大型道路系统和完善的水渠系统;手工业作坊沿水渠分布;以四合院建筑为主的居民点星罗棋布,居住的是以“族”为单位的贵族及平民,等级分明却井然有序……俨然是一座布局合理、人口众多、手工业发达的繁华都邑。

## 解开中华文化密码

走进殷墟博物馆文字厅,78岁的女考古学家刘一曼变得年轻起来,笑声爽朗。

“你看,这里展出的完整卜甲,都是我亲手挖出来的。看到它们,感觉很亲

切、很兴奋。”她说。

展厅一角,复原了1991年发掘的花园庄东地甲骨坑。“甲骨文的三次大发现”展板悬挂在复原坑上,刘一曼整理甲骨的巨幅工作照片十分醒目——当年51岁的她,手持细细的铁钎,仔细剃去一片刚出土卜甲上的泥垢。

此前,考古前辈在小屯发现的甲骨窖穴震惊中外,1.7万多片甲骨集中堆放,被称为“中国最早的甲骨档案库”,是甲骨史上的一大奇迹。

“三次大发现,我有幸参加了两次,我挖出的甲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多的,大家都说我有运气。”刘一曼说。

发现只是第一步,随后进行的残片缀合、分期断代、释读文字、缕析文例、诠释史实等甲骨整理和研究,堪称浩繁巨大的工程。

目前,海内外甲骨藏品家底及保存现状已基本摸清,共有约16万片甲骨,单字4300多个,已释读1600多个。2017年,甲骨文入选《世界记忆名录》。

119年前,当作中药“龙骨”吃下去的甲骨,被清代学者王懿荣发现,经罗振玉、王国维、董作宾、郭沫若“甲骨四堂”辨辞考史,胡厚宣等人的整理编集,中华文明的密码得以释读。

过去,对甲骨文的考释如同“射覆”猜谜,现在有了更好的条件和方法。新近出土的战国简牍,年代虽晚却可以与甲骨文、金文对比研究,每一个文字都有了相应的信息包。

“我们还利用高科技手段对甲骨上的笔划和微痕

进行精密分析,以最大程度获得留存在甲骨材料上的信息,传承给后世。”当代甲骨学领军人宋镇豪说。

## 两个“女将军”隔空相遇

安阳博物馆展厅里,灯光下的妇好铜钺,钺刃间散发出幽幽寒光,印证着主人妇好的戎马一生,让人心生敬畏。

中国夏商周时期,铜钺象征征伐、刑杀之权,尤其象征军权。

“这说明女将军地位显赫。她最多的一次带兵1.3万人,是甲骨文记载战争中动用人数最多的一次。”讲解员马君说。

也许是巧合,也许是历史有意安排,让妇好这位中国历史上有据可考的第一位女将军重见天日的,正是新中国第一位女考古学研究员、堪称考古“女将军”的郑振香。

6位殷墟考古发掘杰出人物,在刚刚举办的“殷墟科学发掘90周年纪念大会”上,获得“殷墟90周年纪念章和证书”,郑振香名列首位。

因身体原因,89岁高龄的郑振香未能前来领奖。当她的影像出现在大屏幕上时,全场掌声雷动。

“这辈子印象最深的,就是寻找妇好墓。”电话那头,郑振香对新华社记者说。

1976年初夏,时任殷墟考古队队长的郑振香主持宫殿区内一处房基的发掘。一个半月过去了,似乎除了房基并无其他遗迹,一些专家劝她是不是就此打住,因为按照传统经验,宫殿区内通常只有房基。

然而,郑振香坚持收工前用洛阳铲再钻探一

遍。5月16日,在郑振香的指导下,一位老技工一探铲下去,从8米深处带上来一铲黄土,里面竟然夹着鲜红的漆皮和一只翠绿色的玉坠。

一座商代社会的宝藏由此打开。这个殷墟唯一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墓葬,出土随葬品1928件,超过了以往殷墟出土器物的总和,被誉为“殷墟小百科”。

最初是一件铜甗引起了郑振香的注意。“铜甗底部有俩字儿,我一看,哎,是妇好。”她说。随后又发现多达109件器物上刻着“妇好”或“好”。因此她判断妇好是这座墓的主人。

郑振香的指认,将3200年前这位深受商王武丁宠爱,集王后、将军、祭司、母亲于一身的神秘女人以及她的种种传奇,带到了今天,为人们津津乐道。

看似偶然发现的背后,是对考古执着的迷恋。

“女同志比较细心,擅长形象思维,从某种意义上说,也适合搞考古,当然还要有点吃苦精神,能经受磨练。”郑振香说。

## 探访古代商人生活

“3000年前的商代中国人怎么生活?他们都在想些什么?做事都是出于什么原因?”来自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的艾兰教授,20世纪70年代就曾来过安阳。她研究了一辈子甲骨文、青铜器,与中国古人对话依旧令她着迷。

借助考古发现和破译的甲骨文,我们可以穿越3000多年,感受一番商人“主食小米”“有肉才欢”“嗜酒如命”的饮食习惯。

是的,商人的主粮就是小米。为此,唐际根曾建议当地政府注册“殷墟米”的商业品牌。

“商人一天只吃两顿饭,分大食、小食,主要的烹饪方式是蒸煮,羊、牛都是切成大块蒸煮着吃。商代没有桌椅,商人吃饭、聊天、做工都膝盖着地,因此殷墟遗址出土商人骨骼、膝盖骨上常有磨损痕迹,脚趾骨上也有疤痕。”唐际根说,商人还十分喜欢饮酒,青铜器中,相当多的是酒器。

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马车。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展出的车马坑,是中国考古中发现最早的畜力车实物标本。

当时的人们还能认识50多种疾病,除了使用药物,还会应用针砭、按摩等治疗方法。

“商代王室生活还是很美的,国王住着四合院,住地附近有池塘,驯养着丹顶鹤、褐马鸡等珍禽宠物,闲时可以到池塘边散步。”唐际根说。

## 待解之谜留给未来

90年,从未知到已知,考古学家不仅能粗线条描绘出“大邑商”(商人自己对王朝都邑的称呼)的大致样貌,还获得了许多细节。然而真正把一座王朝完整再现,还需要不断努力和探索。

“现在整个殷墟挖的面积可能还不到百分之五。”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副站长何毓灵说。

1999年新发现的洹北商城与殷墟是什么关系?它们是一体还是两都?殷墟跟周边,比如神秘的三星堆文明有何相关?商人为什么崇拜祖先,又有着怎样的宇宙观和哲学思想?

“殷墟是考古研究的一个小宇宙。它有太多的谜题,每解开一个谜就会有更多的谜出现。”唐际根说。

从最初的挖甲骨、挖墓葬、找城墙,到现在的都城布局、都邑生活研究,考古学家正致力于解析殷墟的社会结构和复杂程度,他们期待着,“大邑商”这张图能描绘得更清晰,更多像妇好这样的人成为我们认识的人。

几千年时光流转,辉煌的王朝只留下了斑驳的文物和残缺的遗迹。从慕名而来、匆匆“踩点”,到关注殷墟、品味文明,深度探访殷墟的游人逐年递增。

牢牢守护殷墟文物安全的红线、底线和生命线——殷墟,激起了越来越多国人强烈的责任感。

讲好殷墟故事,读懂中华文明——殷墟,正建成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,成为展现中国文化魅力的重要窗口。